

親历产床

QINLICHANCHU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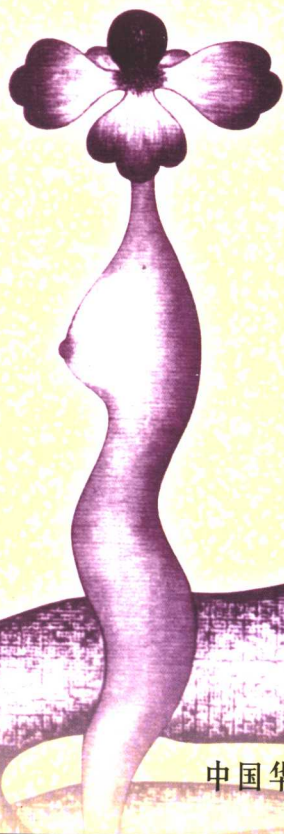
吕铁力 著

■ 告诉你母亲生育的内心现场与灵魂动态

——真正的痛并快乐着

■ 献给一切人，男人，女人，一切母亲，

尤其即将为人母者



中国华侨出版社

29位分娩母亲访谈录

亲历产床

(修订版)



■ 人的门在血光中开启，与天地初开同等

■ 告诉你**母亲生育的内心现场与灵魂动态**——真正的痛并快乐着

■ 让我们重拾对生命的虔诚、敬畏与感恩

■ 献给一切人，男人，女人，一切母亲，尤其即将为人母者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亲历产床：29 位分娩母亲访谈录/吕铁力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

ISBN 7-80120-407-7

I. 亲… II. 吕… III. 产妇-妇女心理学 IV. B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6069 号

亲历产床 (修订版)

——29 位分娩母亲访谈录

著 者/吕铁力

责任编辑/凌玮清

装帧设计/凌 子

文内插图/李云枫

版式设计/凌 子

责任校对/志 刚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梨园彩印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8.75 字数/240 千

版 次/2005 年 5 月第 2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20 号 100029

ISBN 7-80120-407-7/G·440 定价/26.80 元

这是一本旨在探索女性内在生命体验的书。母性生命的真相是什么？女性与新生命相逢的一刻，生命的体验及深层生理、心理情境是什么？

本书使用社会学生活史方法（也称口述法），对 29 位在 80、90 年代生产的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居住区域……的母亲深入访谈，她们的生育经验各不相同，其中涉及未婚怀孕母亲、残疾母亲如何生产、因生育而犯罪的母亲、生育中面临死产及生男生女的选择等问题，试图反映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所决定的孕妇独特的心理感受。

生产经验的不被彰显，有着太多的历史及现实原因，这是长期被忽视的重大而基本的人性体验。本书从人文医学及妇女学的视角关注这一领域，将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主题来挖掘、研究，不仅是为帮助女性共度生命关口，也是诚意共约男性及社会一起面对新生命的阳光进行省思。

序

神圣的关注

最初看到这组文章,是在《中国妇女》杂志上。单篇地看,这种原汁原味的“记实”的文字总是较为散漫和随意,不像许多时髦的“口述实录”故事和文字明显经过修饰。但持续地看下去,便越来越被吸引了,并且——越来越感到震撼和惊讶:这其实根本不能简单地当作是一些“文章”的,它们分明是一次关乎女性存在更关乎女性本质的、角度全新的探索与言说。单个地看,只是某个女人特有的生育经历与因此留下的心灵斑痕;整体地看,就是女性对自身生命最本原的观照、梳理与质疑,女性对“性别含义”最终极的反思与天问。

我还惊讶,吕铁力是怎么想起这个平淡之极又深不可测的题目的?

的确,生育之于女人,是太自然也太必然了,以至于但凡涉及“人类命运”这类沉重玄虚的思考,无论乐观地相信它可以把握,还是悲观地宣称它难以预测,起码就“人类的繁衍”这回事,都不怀疑它完全能够、并完全应当从“人”的创世直接眺望到“人”的终结(假如有迟早将有这“终结”的话),其间除非遇到例外,比如某个或某些女性不幸无法凭借本能正常地生育,再比如某个或某些男性喜剧性地打算尝试一下“亲自生育”,否则,不管是人类的“人文精神”、“人文关怀”还是“人权”“人

道”，所有试图穷极天人之际的伟大智慧和悲天悯人的高尚情怀，都无暇为“女性与生育”稍稍认真地凝目。女性承当生育的“原罪”，也许被归于上帝，也许被归为造物，一成不变的是既然如此，只能如此，人人如此，你亦如此。于是一切在男人固然是看得天经地义不值一谈，女人自己往往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好想，没有什么话好说。

生育与生育者最深刻最复杂最微妙最痛切的关系，永远被屏弃在一次又一次具体生育事件之外了，被进化论、被社会史文明史认识科学史文学史心灵史、被各种理论与叙事、被男人和女人、被所有关注与研究，永远地忽略着、漠视着、轻描淡写着，永远只是给以局部和技术性的抚慰与“解决”。

换个说法，在“生育与女人”的课题上，迄今为止，我们面前只有女性的整体，空缺的是“具体”“个别”的这一个和那一个“女人”。“具体”“个别”的女人只对特定的医疗技术、特定的医院和医生、特定的亲属构成意义，但即使在这些“特定”的注视下，目光的落脚点也只是女人的生育过程连同结果，空缺的是女人生育的内心现场与灵魂动态。

既然人类文明历程中所有顶尖的思想大师都不曾生育，而生育过的女人们，对此从来只是进行一些零碎的、即兴的、清浅的、小范围私语化的诉说与交流，还从来没有正式清理身心脉络，并大声对社会公开做出女人的第一手讲述，“生育”这个最普遍最切身最寻常也最惊心动魄的生命与精神历险，竟然直到今天还始终是人类目光的“盲点”，是女性整体的话语空白和缺失。

在读到这本书之前，谁敢说自己真正知道：尽管生育几乎覆盖着所有“女人”，但女人面对生育，性质正如“人”面对出生与死亡，同样是“一个人”面对生命本质的极端时刻。在读到这本书之前，谁敢说，自己

真正了解“女人”在生育前后可能会感受到些什么？内心又因此发生了什么？

这里的故事，不说去比那些辉煌灿烂的雄文宏文了，就是比起最通俗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和小女人的娇嗔细语，可能也会显得更通俗琐碎浅白甚至粗糙。

然而对这些故事的价值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

29位女性，29位母亲，她们是托出了最真实的自己，来为生育的女人做第一次关于“生育”的集体叙述。叙述者年龄比较集中，大体是在30岁到40岁之间，为什么选中这个年龄段，我没问过铁力的思路，猜测起来，想必是考虑到这年龄的“母亲”一方面距当初的“生育”去之未远，记忆和感觉都还清晰生动完整，另一方面又已拥有了足够的时间和阅历来回味和沉淀。叙述者的社会身份也相对集中，明显以中等偏上文化程度的女性为主体，可想而知这是由于女性对自我的关注程度以及表达的自如程度常常与文化水平成正比了。但其中也不乏低文化与一些特殊情况的样本，诸如残疾人与生育失败者。这类样本虽然占少数，在扩大本书的覆盖面和代表性方面，意义重大。铁力对每个故事的评点解析，简短而到位，恰到好处为当事者的感性记叙点染出理性的力度。

我更愿意把这本书看做一部“女性人类学”形象化的专著，不一定只需要俯瞰万类的高头讲章，不一定只需要石破天惊的立论和滔滔不绝的论据论证，对这些，我们已经迷失得太多太久，已经疲惫厌倦。很多时候，真实形象直观的生命影像，哪怕只有几个瞬间，所能说明和证实的，也许已比无数理论都更丰满透彻，也更永恒了。

“母亲”或者“生育”神圣么？我们至今难以穿越男性话语的美丽迷

障,做出女性的终极判定。

可以肯定的只是,且放下“母亲”究竟是什么,“母性”对女人又意味着什么,首先去关注生育本身,澄清把“生育”视为女性私人事件的传统谬误,使它归位于“社会事件”,这视线是超越的和神圣的。“人类”实际上是在这一刻诞生,“母亲”也是在这一刻诞生,还将被这一刻终生笼罩……

每一个具体的“母亲”,都是生育雕刻而成。还没有人知道,这个雕刻,是否比任何“天性”都更有力地决定着“母亲”的质地连同对“母亲”的解释。

这本书,迈出的就是第一步了。

匡文立

目录

序/神圣的关注

社会的产床

- ※ 女性的分娩从来就是与疼痛相伴的。技术却大张旗鼓地、慈爱地使女性在无痛、无感中经历新生命的诞生。女人究竟是该欢欣？还是该忧虑？
- ※ 神秘的生命基地因为有了技术做法宝，不再被人敬畏，敬畏之情的消失首先由女人自己开始，女人放心大胆将自己献出去，便鼓励了手脚麻痹的操刀人。
- ※ 谁也无法指望流水线上作业的人能肩负牧师和心理学家的重任，既然他们的心里安置不下教堂，科学和人道主义的课堂究竟应该设在哪里？

疼痛是我生命里最好的礼物 / 4

不幸是从哪儿开始的 / 14

云里雾里剖腹产 / 24

我在医院丢失了什么 / 32

电脑—我的忧郁心结 / 40

子宫的“黑洞”遭遇 / 48

一根针的经历 / 56

此情何以堪受 / 64

“溶血”现象 / 80

生命、爱情在试管中相逢 / 88

家庭的产床

- ※ 今天生育的选择更是一个家庭的选择、家族的选择。生孩子是一种投资，在投入产出中，妇女的情感和真正的心理需要往往被搁置角落。
- ※ 不堪承受生命之重的孕妇，在内心的一片原始森林里背着十字架独行，把她们推向这条路的，许多时候是来自亲人和家庭。
- ※ 这里本该是属于夫妻两个人的生命基地，是考验家庭和男人的战场。

掉进了温柔的陷阱 / 102

那是考验男人和家庭的一场战争 / 110

心中块垒对谁说 / 118

凄风苦雨任漂泊 / 126

能不能给我一块咸鱼呵 / 134

我是进了城的“乡下老鼠” / 144

我的身体就像一块试验田 / 152

为了儿子的“阴谋” / 160

在家生产 / 170

蟋蟀在唱歌 / 180

女性的产床

- ※ 她们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太多的惶恐和焦虑、无奈与叹息。她们和母亲共同抱怨“做女人命苦啊”，少有对自我的欣赏和赞美，少有对生命的发自灵魂的喜悦和欢庆，她们共同背负起了对生命的忧郁……
- ※ 你的精神是不是足够强大，强大到能支持两个生命的力度？而不会迷失在虚拟的自我空间里？
- ※ 老天实际是特别青睐、垂怜女人的。她使女人成为创造生命的

实践者，哪怕你是一个渺小甚至身心有污垢的人，都可以体验生命发源的神秘和降生的庄严，让她的威严和威力慑住我们渺小的灵魂，让创造的实践成为生命的修行。

- 三十六小时的蜕变 / 190
- 我是漆黑里飘落的一片树叶 / 198
- 妈妈，我从哪里来 / 204
- 我为什么会犯罪 / 212
- 初次做母亲的感觉很“特别” / 220
- 十万火急宫外孕 / 228
- 苦中作乐 / 236
- 我是面壁的修行者 / 246
- 我是乙肝病毒携带者 / 256

附 文

- (一) 月子坐哪里 / 261
 - 国内分娩服务模式的变化 / 269
- (二) 倾听“人之门”开启的声音 / 273
 - 生育：告别女人的私语 / 277
 - 我们的生命与珍重之心——关于“生命关怀书系” / 280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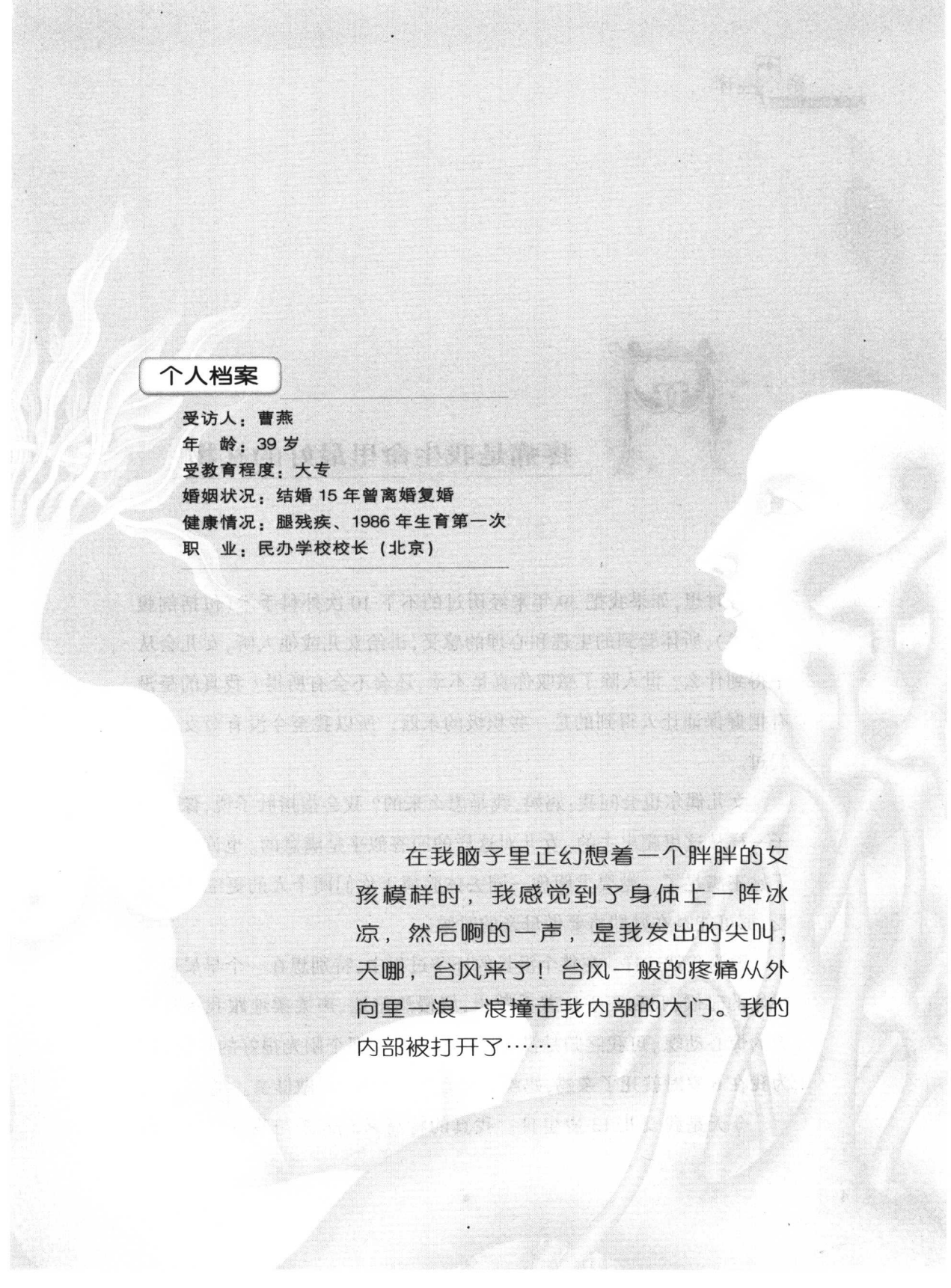
- 我的敬畏之情 / 285

社会的产床

▲女性的分娩从来就是与疼痛相伴的。技术却大张旗鼓地、慈爱地使女性在无痛、无感中经历新生命的诞生。女人究竟是该欢欣？还是该忧虑？

▲神秘的生命基地因为有了技术做法宝，不再被人敬畏，敬畏之情的消失首先由女人自己开始，女人放心大胆将自己献出去，便鼓励了手脚麻痹的操刀人。

▲谁也无法指望流水线上作业的人能肩负牧师和心理学家的重任，既然他们的心里安置不下教堂，科学和人道主义的课堂究竟应该设在哪里？



个人档案

受访人：曹燕

年 龄：39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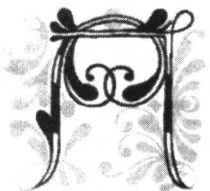
受教育程度：大专

婚姻状况：结婚 15 年曾离婚复婚

健康情况：腿残疾、1986 年生育第一次

职 业：民办学校校长（北京）

在我脑子里正幻想着一个胖胖的女孩模样时，我感受到了身体上一阵冰凉，然后啊的一声，是我发出的尖叫，天哪，台风来了！台风一般的疼痛从外向里一浪一浪撞击我内部的大门。我的内部被打开了……



疼痛是我生命里最好的礼物

有时想,如果我把 39 年来经历过的不下 10 次外科手术(包括剖腹产手术),所体验到的生理和心理的感受,讲给女儿或他人听,女儿会从中得到什么?世人除了感叹你真是不幸,还会不会有所得?我真的是没有把握保证让人得到的是一些积极的东西,所以我至今没有对女儿说起过。

女儿偶尔也会问我:妈妈,我是怎么来的?我会指指肚子说,像小虫子一样从这里爬出去的。女儿对这样的回答似乎是满意的。也许终有一天她不满足了,她要求跟你一同去体验属于你们两个人的更细微的感受,那可能是在她即将要做母亲的时候。

因为我就这样。在整个漫长的怀孕过程中,特别想在一个早晨阳光很好的时候,我和妈手拉着手散步,妈慢悠悠地、声柔柔地跟我讲那一天的惊心动魄。可我终归是没有这个福气享受那个阳光很好的早晨。因为我在 6 岁时就死了亲妈,妈没有耐心等到我长大、做母亲。

今天是我女儿 13 岁生日。我真的特高兴有人愿与我分享这个日

子。早晨我问女儿：怎么过呀？想让妈给你买点什么？她说买东西已经找不到兴奋点了，平平常常过吧。我一下觉得她长大了一些。他爸说，孩子的生日是母亲的难日，应该让她知道该为你做些什么。我说她还没长大到能理解“难日”的时候，我们需要耐心等待。

“难日”对我这样一个下肢残疾，靠双拐行动的人可能不仅是困难。困难也不止是生的这一天，而是整个怀孕过程的每一天。比如说我那个胃，到怀孕后期它跟下面的孩子挤来挤去，我一米四〇的小个儿，真是没地儿放它。它要吃要喝，闹得我特矛盾。不吃罢，孩子需要它的营养，吃罢，真怕没孩子呆的地方了。把孩子挤得胳膊腿长不好怎么办？因为我吃时，明显觉得胃往下走孩子往上顶，这时，我就跟被馒头噎着似的，咋在那里喘气都难。别人建议我勤吃，别一气儿吃饱，可那时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上班和上电大听课的路上，哪能还带着吃食。

那年我 26 岁，在怀孕 4 个月时，好不容易有了上电大的机会。别人劝我：“这是何苦呢？有了孩子也就有了指靠，干嘛还这么苦着上学？”我想自己动乱时高中毕业，实际上也只有初小水平，知识少得可怜，没好腿再没点文化，那不真成了废人。所以学业孩子我都得要。拖着一双浮肿的腿、挤车往返听课途中，我真没觉得难，反而心里觉得特舒坦。我一边走一边给孩子唱歌：

孩子，你知道，你怎样被奶水喂大？

孩子，你知道，你怎样哭闹到深夜？

孩子，你知道，你怎样学会走路？

孩子，你知道，你怎样被哺育成人？

……

这就是我的胎教。我想她至少应该性格像我，快乐一点。我把租来

的8平米小屋,一面墙贴上男孩,一面墙贴女孩,我希望她是女孩。而本能的期望,就是要她健康,哪怕她相貌丑一点。

怀孕5个月时,有一次在上学的路上,跌了个大跟头,头朝下扎下去,我当时心一下子揪起来,天哪,别把孩子跌坏了,赶紧爬起来摸胎动,她还动,我愣着站了半天。从这一摔便不可收拾,隔三差五摔,我就找了一块小木板,跌一个划一刀,总共划了28刀。老跌跟头是因为我头重脚轻,孩子生出时5斤多,我个小分量都集中上部,加上我两腿不像正常人。我后来也跌皮实了,跌的一刹那,就特别本能地用手先撑地,这样减轻腹部落地的重量,然后我像个球一样抱住肚子,还动,有两、三分钟,我就知道没事。每次我都夸奖她一句:嘿!你还真像你妈一样结实。

我提前一个月住进了复兴医院。

对我来说,住院真好比是到一位老朋友家窜趟门儿一样自然和亲切。26年来,北京的、外省的,甚至外地小县城的医院,我都住上过3-5天或10天一个月。那时候真想把腿治好有个工作,记得第一次住院手术时特激动,觉得这次从医院走出去就可以扔掉双拐了。从6个月得小儿麻痹,做梦都想不靠拐自己站着走路。所以,第一次连恐惧和疼痛的滋味都几乎没感觉到。

哪有不疼的呢?我从小住院就是跟骨头打交道。所谓刻骨铭心,一截一根地折腾你身上的骨头,后来知道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就知道疼、知道恐惧了。慢慢地我也有种心理调适本领了,我跟自己说,你这个人已经到这份上,别跟自己过不去,你该治病就得配合,配合就是让人看着你挺得住、高兴。挺不住时我就好言好语求医生,多给点止痛片,打两针杜冷丁吧。医生可没那么好求,我就偷偷地把平时发的止痛片,在不那么疼时留下,用在关键时刻。每次入院前,我到处搜罗杂志带进医